



《春之韵》汤青/摄影

春日恹恹。午后，一觉醒来，已是四点过。鸟声盈耳，透过窗帘，已觉春光温暖而撩人。遂与友友相邀，一呼即应，驱车直奔桃花村去。

满目新翠赏心悦目，幽幽清香沁入肺腑。池塘小径人家，白墙红檐黛瓦。几幢独立的院落掩映于四月葳蕤的新绿之中，随意闲散，很有些世外桃源的意味。

不过，如今的桃花村早已名不符实——桃树锐减，枇杷才是主角。田间山头，房前屋后，一树一树的枇杷枝繁叶茂，成串的青果或坠于枝头或藏于叶间，颤悠悠，无不透出隐

隐的诱惑。没有了桃花的桃花村，素净，生动，风韵不减，美丽依旧。独栋小楼，绿树掩映，院落皆宽敞，花木为篱墙。小黄狗卧在院边月季花旁，盯着花儿发呆，偶尔翕动小鼻子，似在闻香。大朵大朵的月季，红的似火，粉的像霞，鲜妍明媚若美人的笑颜。昂首阔步的公鸡，顶一袭大红冠子，领一群毛羽漂亮的母鸡，唱着情歌，悠闲漫步于林间小道。水塘里，鸭们唱歌，鹅们临水照影。有情侣在池边垂钓，相依相偎，卿卿我我。钓线悠悠，笑语浅浅。

哗哗水声传来。哇！小河边架起了水车，河水源源不断翻入稻田，秧苗青青，春水涣涣。一下子想起那副有名的对联：“水车车水，水随车，车停水止；风扇扇风，风出扇，扇动风生”。老农的上联简洁生动，才子的下联经典应景，这真是有趣的传说。好久不见这样古老的提灌方式了，瞬间觉得自己时空穿越，误入桃源深处，回到了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魏晋时代。

春起之苗，飞起地长，一天一个样。南瓜秧开疆拓土，攻城略地，巴掌大的绿叶子不断延展延展，爬上田埂，探过沟渠，白色叶脉纵横交错，胖而肥硕的梢头劲儿十足，仿佛今夜就开一朵小黄花，明儿就结一个圆溜溜的小青瓜。丝瓜牵藤，辣椒开花，甜菜的叶片肥厚而硕大。

有人在浇菜，有人在除草，有人在耘田，有人在插秧。真真是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人勤地不懒，好风景来源于汗水的浇灌，

就自我。由此可见，只有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方可为人所不能为。

其次是容得。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“忠”即忠诚律己，“恕”即宽恕待人。赵国的蔺相如完璧归赵后，被拜为上卿，位列廉颇之上。廉颇处处让蔺相如难堪，当他得知蔺相如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利益时，他羞愧难当，便负荆请罪。

三国时的周瑜足智多谋，才华出众，可他一生胸襟狭窄，嫉贤妒能，导致英年早逝。在领教孔明的超人才能后，他就想借机除掉孔明。最后适得其反，不得不发出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的悲叹！

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”一个人只有高瞻远瞩，去宽恕、包容他人，方能使自己的内心得到洗礼，和世界温暖相拥。

其三是舍得。佛家说：“舍，就是得；不舍，哪有得？”“舍”与“得”，其实是一种因果关系。“舍”是因，“得”是果。

一吐舌头，抱着树干，躲了起来，继而“唦溜”滑下树，跑得没了踪影。

可不，过后我还真有些懊恼，朵朵杏花开过，便是颗颗青涩、黄杏呀！青涩的酸、黄杏的甜，是我一生铭记的滋味。那酸，透着猴儿急品尝的调皮与失落；那甜，透着自然成熟的丰收与满足。为了让我吃到个大、甜蜜的杏子，母亲特意在院里栽植了一棵品种上好的杏树。果然，吃过一季，想来年。故而，每当杏花满枝的时节，我都感觉一朵花就一颗杏，极力护着，生怕被风、被蜂、被熊孩子破坏一朵，就连自然凋落，也会黯然神伤良久。

后来，离家求学、工作，故乡的杏花便只开在了记忆里。好在，定居的小城也是山城，踏春走不远，便可逢着数片杏花林。与同行者一道赏过杏花千点万点、落花荡荡扬扬，若有幸邂逅一场杏花微雨，踏花徐行，那恰是到了好处。

这些年，我都与城郊一棵古杏树春天有约，约在杏花最美最盛之时造访。那如风冠霞被般繁盛的杏花，一树成林，花香醉人，美到窒息。我拍了发到朋友圈，有人迫不及待前往观赏，有人据此创作剪纸作品。可去年再去，花树只剩年轮深刻的树桩，残留的木屑似是浑浊的老泪，令我痛心不已。古杏树经历了什么，我不敢想，宁愿猜想它只是老朽善终了吧。可在我心中，古杏树与周边正当年的杏树一样，依然繁花盛开，永不老去。

看到公园的杏花即将盛放，我想，很快故乡的杏花也定会“新英遍旧丛”，花开满山野。趁个空闲，我驱车踏上久违的回乡寻花之路。一路上，但见一树树明媚、娇艳的杏花，已高兴地开在河畔、地头、山冈、坳谷，既安安静静，又热热闹闹；既有自花其花的内敛，又有占尽春光的傲娇。

在杏花点缀装扮的乡间道路穿行，身心不由随花轻飏，故园神游。

忽而想起，清乾隆二十六年（公元1761年）春，乾隆帝路经河北阜平古御道西去五台山进香时，也曾邂逅一片烂漫美丽的杏花，为他的御驾行程平添了情趣。有其御笔《杏花图》为证：绛云一枝，疏疏朗朗。勾写点染，尽显风韵。更有其御制诗作为证：“去时寒蕊始含苞，回看新英绽树梢。”“陇首连林葩吐翠，澹烟微雨过清明。”“今春雨露真滋润，请看于

乡村四月

王优

好日子在劳作之中变得更为香甜。如果没有了辛勤劳作，我们去哪里看花闻香，我们的肉身又靠什么来给养？俯身于大地的姿势，永远是田野里生生不息的诗经。

樱桃渐红，小玛瑙一样。看一眼，舌底生津。潘医生跳下去，摘了几个递过来。急往嘴里一凑，酸酸甜甜，爽！橘花正盛。“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”，洁白细碎的花朵洒满枝头，蜂舞花间，香沁心田，连空气都软糯起来，氤氲在花香之中的村落恍若一块香甜可口的糕点。盛放的橘真真担得起“后皇嘉树”的美誉。

好友晓徘徊花前，流连树下，静观慢赏，轻嗅赞叹，喜形于色，“咔嚓咔嚓”，不停地拍下这醉人的小花。李果压枝。从未见过结得如此密集的李，弹珠一样的果子累累缀满了每一条枝桠，伸手可触，怎么都摘不完。像极了多年前老家庭院里的那一株——梦中无数次出现的情景赫然在目，又欢喜又凄然。

更为惊奇的是，居然见到了无花果！株植并不高大，枝桠开张，叶片少而宽大，果型大而奇特，恍若一枚略扁的绿色土豆。往昔只在市场里见过，紫红色的梨型果子，一字儿排开，据说营养丰富。没有尝过，不知味道如何。“无花果真的不开花吗？”“当然。”“没花哪来的果呢？”“无花果嘛！”哈哈！这真是有趣，对这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”充满了好奇。

还有小小的紫红的油桃，清幽幽的毛桃，与枝叶一样鲜嫩的核桃，青涩，小梨。春将暮。多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和亲爱的在一起。记住草木的味道，记住春天的气息，还有，你的模样。

战国时期的孟尝君养了很多门客，其中就有个名叫冯谖的。一次，孟尝君派他到薛地收债，没想到他竟然把百姓的债据付之一炬。后来，孟尝君因遭免职而走投无路，只好来到了薛地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百姓们扶老携幼，夹道欢迎。孟尝君恍然大悟，当年冯谖的行为看似一种“失去”，其实是一种“获得”。

相反，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葛朗台就永远成为人贪婪成性、患得患失的反面教材。

“舍”与“得”之间，本就蕴藏着许多机缘。很多人不在乎得到什么，却从来不想失去什么。殊不知，当你攥紧拳头时，手心里其实什么也没有；当你张开手掌时，这个世界就属于你。

生活中，处处充满了禅意，真正的智者从来都是能屈能伸、宽宏大量、宠辱不惊。凡事我们只有做到“忍得”、“容得”和“舍得”，才能真正领悟人生的真谛、成就人生的格局。

梅可大差。”特别是诗记中言“阜平道中适见杏花”，令我颇感自得。我也曾穿行古御道，也曾看过两侧红云般的杏花，而我们所看到的“杏花图”，当与乾隆帝看过的别无二致吧？

忽而想起，我曾任教的阜平县马兰村，曾是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带领红色报人，在枪林弹雨中驻扎办报的村庄。就在马兰村铁贯山下的一块巨石上，邓拓拍了一张单人照，时间是1943年4月。照片中，邓拓身穿军装，打着绑腿，脚踏巨石，拄着木棍，面带笑容，英姿飒爽。更吸引我的是，邓拓左右各有一株花满枝头、落英点点的杏树，似从黑白灰色中透出灼灼红粉，极具血火峥嵘中的诗意浪漫。我也曾在那石上看过杏花，但却是斯人已逝的几十年后了。

忽而已至故乡，杏花幽香渐渐浓郁，恍然把我变回小时候。杏花依旧，亲切如昨。可曾经与我一起攀树折枝的小伙伴哪去了？怕是已远隔山水，相忘

于江湖。喊我不要再折花的大爷哪去了？杏花树下的那座坟冢，便是他的安息之地。曾赠予杏花的羞涩女孩哪去了？听说已远嫁他乡，鲜回故乡。杏花虽开得热烈，村庄却静得让我心碎，颇有人面不知何处去，“杏花”依旧笑春风的况味。

母亲见我，扯着我的衣襟，仰头在那株杏树下看花。朵朵杏花如张张笑脸，回应着母亲和我。不知它们看着逐年苍老的母亲，已过中年的我，是喜乐，还是伤怀？片刻，母亲便露出疲态，佝偻腰身，弯坐在树下石阶上。偶有花瓣落在白发，母亲不觉，我也不摘，就那样落了一瓣又一瓣。金色的夕阳余晖洒来，母亲与杏树、繁花、石阶、老院，构成一幅韵味悠远的剪影，我在心中名之“岁月”。恍惚间，母亲消失，换我安然坐于树下，任“杏花吹满头”……

“新英遍旧丛”，多么美好。我愿静守在每个四季轮转的源头，等一树杏花，等一场重逢或邂逅，等一个花开忘忧、岁月静好的全新春天。

张金剛

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，春日读此佳句，不知为何，在我的脑海深处，总会浮现出一帧唯美的阡陌美景，在青茸茸的茅草丛里，生长着一种乡间孩子最爱的“零食”：茅针。

茅针，故乡人称它“谷荻”，其实，它是茅草处于花苞时期的花穗，头部尖尖，底端嫩白，中间鼓鼓，青里泛紫，形如针状，娇俏可爱。古人形容它：“春生芽，布地如针，俗谓之茅针，亦可噉，甚益小儿。夏生白花茸茸然，至秋而枯。其根至洁白，六月采之。又有菅，亦茅类也。”

至今忆起，儿时的乡间生活，是那么的清贫，零食简直少得可怜，而我和小伙伴们的嘴又是那么的馋，不知不觉，田野上的茅针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

盼呀盼，等呀等，终于等到了春天，当几场春雨悄悄洒过，红嫩嫩的太阳露出羞涩的脸庞，吸饱了雨露的草儿开始疯长，待到“篱落疏疏一径深，树头新绿未成阴”时节，茅针纷纷朝天钻出，田埂上、野塘边、沟渠旁、小溪畔，皆可看见它们迎风摇曳的身影。

我印象最深的，是田埂上的茅针。因沾了田肥的光，它们长得又青又嫩，味道最为甜美。此时的田野，宛如梵高笔下的色彩纯净而绚丽的油画，目之所及，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蜜蜂嗡嗡嗡嗡，蝴蝶翩翩起舞，一条条曲折折的田埂生长着青茸茸的茅草，恰似给阡陌陌围上了一道道靓丽的绿裙。

从茅草丛里，朝天钻出一根根茅针，成了一种十足的诱惑。一旦发现它们，我和小伙伴们就“哗啦”一下奔了过去，用大拇指与食指捏住针尖，轻轻向上一提，只听见“吱——”地一声，一根莹润俏丽的茅针随之脱膜而出，声音宛若弦鸣，简直好听极了。随之，仿佛有一股电流从指尖袭向心尖，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酥润。

轻轻地剥开它，一缕清甜的香气立即扑鼻而来，里面的芯儿随之吐露在眼前，禁不住诱惑，将芯儿塞进嘴里，甜丝丝、软绵绵、爽滑滑，味道有点像棉花糖，让人口舌生津，颊齿生香，霎时陷入美味的沼泽中，无法自拔。

当拔的茅针一多，大家一时食不完，纷纷塞入衣袋或书包，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玩游戏，一旦输了，就用茅针来赌。最后赢了的伙伴，喜滋滋地捧着一大把茅针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一根根剥开，将芯儿摊在手心，软软地围成圈儿，宛如一朵小小的白云升起在掌心。等累积得差不多了，用双掌用力一拍，一团雪糍就横空出世了，将它带回家给弟弟妹妹，那欢乐的氛围，如同过节。

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晚春田园杂兴》一诗中写道：“茅针香软渐包茸，蓬糯甘酸半染红。采采归来儿女笑，杖头高挂小筠笼。”原来，采茅针的心情，古今亦同呀！

然而，最幸福的时光，莫过于一个人坐在茅草丛里，静静地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。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，眼前的春色，如一幅静美的电影画面，嫩蓝蓝的天空，清凌凌的河水，风儿轻柔柔地抚着，阳光暖熏熏地照着，朵朵白云在天边放牧，雀雀们在烟云里歌唱。处在叛逆期的我，一边看书，一边发呆，饿了，拔茅针而食，渴了，掬河水而喝，度过了一段与茅针为伍的自由自在的日子。

走出乡关后，过了一年又一年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故乡已渐行渐远，自己再也回不去了，那一段拔茅针的时光，成了一生中最纯净、最恬静、最幸福的时光。

今夜，当翻开《诗经》，当读到《邶风·静女》一篇，只见其中写道：“静女其姝，贻我彤管。彤管有炜，说怿女美。自牧归荭，洵美且异。匪女之为美，美人之贻。”于是明白，古人所云的彤管，原来就是茅针呀。一刹那，临窗遥望，我仿佛又看见了当年的我，泪水不觉濡湿了眼眶。

多想，多想快快回到故乡，邀上儿时的伙伴，再次重温旧年拔茅针的乐趣，润我乡思、解我乡愁呀……

只此青绿拔茅针

刘峰



人生『三得』

曾正伟

人生，其实是一场单程的苦旅。活着，或许就是一种蛰伏的修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难免会出现许多关键时刻。每当这时，我们就应该懂得人生“三得”。

首先是忍得。苏轼说：“所就者大，则必有所忍。”一个人只有忍得住气，才能成得了大器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忍受饥寒交迫；勾践卧薪尝胆，忍受亡国之恨。韩信当街匍匐，忍受胯下之辱；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，忍受官刑之痛。凡是青史留名者，无一不是得“忍”字之精髓。

相反，那些忍耐不住的人，逞一时之能，图一时之快，最后不仅事与愿违，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项羽兵败不肯过江东，导致身首异处；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导致不得善终。

一时的隐忍，并不是怯懦，更不是无能，而是一种无声的进取。它不仅能消灾避祸，化解纷争，还能保全自身，成

就自我。由此可见，只有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方可为人所不能为。

其次是容得。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“忠”即忠诚律己，“恕”即宽恕待人。赵国的蔺相如完璧归赵后，被拜为上卿，位列廉颇之上。廉颇处处让蔺相如难堪，当他得知蔺相如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利益时，他羞愧难当，便负荆请罪。

三国时的周瑜足智多谋，才华出众，可他一生胸襟狭窄，嫉贤妒能，导致英年早逝。在领教孔明的超人才能后，他就想借机除掉孔明。最后适得其反，不得不发出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的悲叹！

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”一个人只有高瞻远瞩，去宽恕、包容他人，方能使自己的内心得到洗礼，和世界温暖相拥。

其三是舍得。佛家说：“舍，就是得；不舍，哪有得？”“舍”与“得”，其实是一种因果关系。“舍”是因，“得”是果。

一吐舌头，抱着树干，躲了起来，继而“唦溜”滑下树，跑得没了踪影。

可不，过后我还真有些懊恼，朵朵杏花开过，便是颗颗青涩、黄杏呀！青涩的酸、黄杏的甜，是我一生铭记的滋味。那酸，透着猴儿急品尝的调皮与失落；那甜，透着自然成熟的丰收与满足。为了让我吃到个大、甜蜜的杏子，母亲特意在院里栽植了一棵品种上好的杏树。果然，吃过一季，想来年。故而，每当杏花满枝的时节，我都感觉一朵花就一颗杏，极力护着，生怕被风、被蜂、被熊孩子破坏一朵，就连自然凋落，也会黯然神伤良久。

后来，离家求学、工作，故乡的杏花便只开在了记忆里。好在，定居的小城也是山城，踏春走不远，便可逢着数片杏花林。与同行者一道赏过杏花千点万点、落花荡荡扬扬，若有幸邂逅一场杏花微雨，踏花徐行，那恰是到了好处。

这些年，我都与城郊一棵古杏树春天有约，约在杏花最美最盛之时造访。那如风冠霞被般繁盛的杏花，一树成林，花香醉人，美到窒息。我拍了发到朋友圈，有人迫不及待前往观赏，有人据此创作剪纸作品。可去年再去，花树只剩年轮深刻的树桩，残留的木屑似是浑浊的老泪，令我痛心不已。古杏树经历了什么，我不敢想，宁愿猜想它只是老朽善终了吧。可在我心中，古杏树与周边正当年的杏树一样，依然繁花盛开，永不老去。

看到公园的杏花即将盛放，我想，很快故乡的杏花也定会“新英遍旧丛”，花开满山野。趁个空闲，我驱车踏上久违的回乡寻花之路。一路上，但见一树树明媚、娇艳的杏花，已高兴地开在河畔、地头、山冈、坳谷，既安安静静，又热热闹闹；既有自花其花的内敛，又有占尽春光的傲娇。

在杏花点缀装扮的乡间道路穿行，身心不由随花轻飏，故园神游。

忽而想起，清乾隆二十六年（公元1761年）春，乾隆帝路经河北阜平古御道西去五台山进香时，也曾邂逅一片烂漫美丽的杏花，为他的御驾行程平添了情趣。有其御笔《杏花图》为证：绛云一枝，疏疏朗朗。勾写点染，尽显风韵。更有其御制诗作为证：“去时寒蕊始含苞，回看新英绽树梢。”“陇首连林葩吐翠，澹烟微雨过清明。”“今春雨露真滋润，请看于

